

吴淞江边 轻轻牵手

——参观周有光逝世周年纪念展有感

昨天是著名语言学家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，宝山区文联和宝山区图书馆联合举办的《缘在吴淞江边》周有光逝世一周年纪念展拉开帷幕。展厅里，可以看到周有光在111岁高寿之际写下的人生感悟，豪迈如“宇宙是我的屋顶，田野是我的花房”，淡泊如“与书相伴，夫复何求”，哲思如“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”，而更多的，是对亡妻张允和的深情，这深情中蕴含着思念、牵挂和落寞，打动了每一位观展人。

宝山定情

周有光与张允和相识于苏州，两人相差3岁，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是张允和乐益女中的同学，张允和常常串门找周俊人玩，日子久了，与周有光也相熟了。每逢假期，两家孩子常结伴出游，从阊门到虎丘，从虎丘到东山，一起走过了很多路、越过了很多河。

1928年，张允和还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念书，周有光刚从光华大学毕业。这年秋天，周有光在吴淞江边轻轻牵起了张允和的手，从此开始了他们70多年风雨相随的生活。1988年，张允和写下了《温柔的防浪石堤》，追忆起当年的细节：“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左手。她不理睬他，可是她的手直出汗。在这深秋的海边，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，怎么会出汗？他笑了，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，塞在两个手的中间。”两个人听不见海浪拍打石堤的声音，听不见吴淞江水东去的滔滔声，只听见两个人的心跳声。她写道：“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，她就把手交给了他。从此以后，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；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。”这篇文章被置于展厅入口



■ 张允和送给周有光的上海牌手表

■ 周有光与张允和的结婚照

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展览，简单到甚至连开幕式也没有。昨天上午9时，随着宝山区图书馆开馆，展览也随之迎客。展厅的起点和终点各放了一盆兰花，幽香一直伴随着观展者，让人更感受到周有光先生品性之高洁。

展厅里，有周有光写过的好几幅《新陋室铭》，“山不在高，只要有葱郁的树林。水不在深，只要有洄游的鱼群”。他的卧室就是厨房，书橱兼做菜橱，连菜也沾染了书香。

的显眼处，当初正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后，被两人的爱情所打动，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唐吉慧才萌生了办展的想法。

睹物思人

唐吉慧的朋友老冯是周有光的忘年交，经作家屠岸介绍与周有光相识。在老冯的提议下，周有光在晚年时，断断续续地，用颤抖的笔触追忆起了张允和。这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就来自老冯收藏的周有光旧物，还有周有光在111岁时写的手稿和题字。据老冯回忆，当时周有光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，但只要笔蘸上墨，他就立即进入了另

记者手记

有光之光

虽是陋室，但能听到邻居家收音机里传来好听的音乐，能欣喜地收到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。

物质生活的简陋并没有改变有光先生乐观豁达的性格，他90多岁时仍骑着家中破旧的自行车

外一个世界，与他说任何话他都不回应，只是默默地写，不停地写，水都不愿意喝一口。除了普通的信纸，周有光还在拓片上写，折扇上写，明信片上写，书的扉页上也写满了他的所思所感。

2002年，张允和去世，子女周晓平、周晓禾也都相继离世。有一天，周有光偶然翻到了张允和多年前送给他的一块上海牌手表，在手表发票的背面写下了“旧物思人”4个字。这块已经停止转动的手表这次连同发票一起展出了，发票显示，手表购于北京前门商业大厦，时值76.3元。题字仍不足以传情，周有光还写了一篇《张

去菜场买菜；到了111岁，使尽吃奶的力气，他也要挤上电车，他觉得这是在锻炼筋骨；为了打公用电话，他宁可出门半里，认为这是个散步观光的好机会。

有光先生写道：“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取决于我们思维的高度，如何看世界才能更宽广，这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。”有光先生将有限的人生活出了厚度与广度，而我们又该如何让自己活得更丰盈呢？也许，看完展览，会有答案。 赵玥

允和送的手表》，回忆举杯齐眉的日子，“手表虽小情义好，生命虽止，真情不息”。

偶见三二旧物，给了周有光无限宽慰。展柜里，一把已经残缺的竹扇也承载着太多的记忆。昔日张允和因为体弱，禁不起空调的强风，多少个夏夜里，周有光就扇着这把老竹扇，为依偎在身旁的张允和送去阵阵清凉。后来，周有光在北京所住的楞棒胡同老楼修整，周家保姆要将他所藏的旧物扔掉，周有光拼命留下了这些保姆眼中的“破烂”，其中就包括这把老竹扇，还有张允和曾使用过的锡炉笔筒。他在《旧扇记》一

文中写道：“庄子说，寿则辱，人一老精神变得枯竭与悲凉，在她（指保姆）眼里一文不值的旧物，在我眼里都是生命最后的记忆与时光。”

文化坚守

爱情对于周有光来说，不仅是人生的着色剂，也是一种守候，他写道：“允和与我的相守除了感情外，更多的是对文化的共同坚守。”周有光喜爱西洋交响乐，张允和家的四姐妹都是昆曲爱好者。恋爱时，周有光曾请张允和去法式花园听贝多芬的交响乐，一人一张躺椅，可以躺着听，可听着听着张允和竟睡着了。张允和从小就学昆曲，不仅会唱而且会演，曾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社长。周有光也是社员之一，可是他参加活动从来都不积极，只有张允和在场他才会陪同一起参加。

张允和去世后，周有光把整理出版张允和的遗著《昆曲日记》作为头等大事，他以97岁的高龄亲自整理书稿，搜集照片，请戏曲名家写序，联系出版社，终于将《昆曲日记》出版了，圆了张允和的梦。展览将持续至1月28日。

见习记者 赵玥



■ 葡萄牙库伦舞蹈团《春之祭》演出照

摆脱古典束缚 催发舞蹈“裂变”

中葡舞者将合演《春之祭》

有人说，如果此生只看一部现代舞，那一定就是《春之祭》。此话虽说得决断，却不无道理。正是《春之祭》，让西方舞蹈在音乐、节奏等方面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束缚，跳出了“优雅”的范畴，让舞蹈产生质变。也正是《春之祭》，催发了舞蹈发展的“裂变”。1月24日，以细腻精致著称的葡萄牙库伦舞蹈团将携手7名中国优秀的舞者献演于东方艺术中心，为《春之祭》带来又一次颠覆。

1910年，美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想到了一个场景：一群长老围成一圈，看着一位被用以祭

祀春天之神的少女跳舞直至死亡。《春之祭》的舞剧音乐由此诞生。该剧于1913年在巴黎首演时，口哨、嘘声、议论声不断，更多音乐家持竭力反对的态度，连斯特拉文斯基本人，也就此转向了“新古典主义”的音乐创作。从这一天起，芭蕾的风格拓展了。许多人还将《春之祭》的到来视作现代舞诞生的符号。在此后的一百年里，这部最初被指责为“褻渎了优雅”的作品被一代代舞者重新解读，一次次被注入新的血液。

葡萄牙库伦舞蹈团的编导丹尼尔·卡多索在原作的基础上切入当

代语境，这部《春之祭》最具颠覆性的是，“女主角”破天荒地被换成了男人，原作中的少女则变为一个群体。卡多索说：“我的《春之祭》将与我们的世界和当今社会联系了起来。”

届时，葡萄牙库伦舞蹈团的7名舞者与北京舞协推荐选出的7名优秀舞者将同台演出，东西方演员、各种服装样式将交织出现。来自中国的合作编导谢欣表示：“中葡合作的《春之祭》将引入中国元素以及来自中国舞蹈的气韵和呼吸。在舞美方面也会融合中国的水墨画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